



解放儿童

——一个12岁儿童的觉醒和行动

FREE THE CHILDREN

Craig Kielburger◎

[加拿大] 魁格·格拉格 著

12岁的魁格·格拉格，家住加拿大多伦多。1995年11月的一个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打开报纸寻找漫画，却读到一则新闻：12岁的巴基斯坦男孩伊克巴，从小被父母卖为奴隶，后成为童工，成为童工代表，为童工的权益奔走呼号；然而，一声罪恶的枪声夺走了伊克巴的生命……这一则新闻从此改变了格拉格的生命，使他从一个中产阶级无忧无虑的孩子成为一个儿童政治家。他组织起解放童工的儿童组织，冒着危险实地调查世界童工密集的国家 and 地区，成为全球二亿五千万童工的代言人。

海天出版社

解 放 儿 童

——一个 12 岁儿童的觉醒和行动

[加拿大] 魁格·格拉格 著
白淑娟 译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放儿童——12岁男孩的觉醒与行动 / (加) 格拉格 (Kielburger, C.) (加) 梅杰 (Major, K.) 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1. 5

(花季雨季校园系列)

ISBN 7-80654-441-0

I. 解… II. ①格… ②梅… III. 纪实文学—加拿大—现代
IV. I71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866 号

花季·雨季 系列总策划 旷昕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 周海彦 周鸣琦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陈炯 责任校对: 陈军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16千 印数: 1-8000册

定价: 16.00元

图字: 19-2001-097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幕

伊克巴·马西 (Iqbal Masih) 一登上讲台，全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虽然他只有 130 公分高，但他的气势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肃然起敬。

他是一个重获自由的童工，也是一个努力使其他童工也能获得自由的勇士。他来自巴基斯坦，到美国接受“锐步青年行动奖” (Reebok Youth in Action Award)。他勇敢地揭露童工悲惨遭遇的壮举已经传遍了世界。

伊克巴站在麦克风前，台下的许多小朋友纷纷伸长脖子，想把他看得更清楚一点。伊克巴又瘦又小，看起来比在场的其他孩子大不了几岁。在场的听众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瘦小的孩子竟是一个强悍的人权斗士。

伊克巴所讲述的故事，也是许多南亚地区的儿童共同的遭遇。他们的家人因贫穷而借贷，孩子们常常成为债务的牺牲品，不少儿童被卖作苦力。伊克巴的双亲为了替大儿子娶媳妇，向当地一位有钱的地毯厂老板借了 600 卢比（约合 12 美元），条件是让当时只有 4 岁的伊克巴充当童工，和其他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一样，蹲在织机前，编制花色复杂的地毯。在

没有还清借款以前，伊克巴都属于地毯厂的老板。这个老板不但有权要求伊克巴干活，而且，只要他高兴，还可以将伊克巴转卖给另一位工厂老板。

伊克巴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每周工作 6 天。他一清早就得开始干活，直到晚上 7 点，这漫长的一天才算结束。

伊克巴很快就懂得了不能触怒工厂老板。因为只要他犯错，他父母的借贷就会增加罚金。他内心充满着恐惧，深怕一不小心就挨一顿毒打，或者双腿被绑，倒吊在后面的房间里。在这里工作的许多孩子手上或脚上都有伤疤，就是在织机前睡着而招来鞭打或被棍棒及金属工具毒打留下的。初学的童工也常常不小心被编制地毯用的锐利的小刀割伤，这时候，工头就把他们的伤口侵入热油中止血，或者在伤口上撒上制火柴用的火药粉，然后点火，让伤口迅速愈合，不再流血。事后，受伤的孩子得立即回去工作。

伊克巴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家中的债务是永远也还不清的。自己将会和村子里的许多小伙伴一样，一辈子做奴隶。处罚他犯错的罚金和每天的伙食费也被算成了欠债，而今债台高筑，债务已经累积到 13000 卢比。

在一个人权组织的帮助下，伊克巴终于摆脱了工厂老板的奴役，并且走进了学校。第一年，他就完成了两年的学业，学会了读和写。伊克巴逐渐成为一位强硬的反对派，对奴役童工的现象展开不遗余力的斗争。他多次领导当地的童工游行，抗议这种不公正的剥削童工的行为。慢慢地，伊克巴成了一位雄辩的演说家，他前往各地活动，足迹遍及大大小小的村镇。

1994 年春天，伊克巴来到斯德哥尔摩，在一个由瑞典产业工会召集的记者招待会上演讲。“现在，我不再害怕工厂老板，”他对记者说，“是他怕我！”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伊克

巴来到波士顿，接受了“锐步青年行动奖”。

伊克巴站在听众前，一手握着铅笔，一手握着一把织地毯的工具，以他那细小却有力的声音，讲述着童工们所遭受的恐怖待遇。听众席上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我们学校有一句口号，”伊克巴说，“每当有儿童获得解放的时候，我们全体就一起喊：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

这时，全体听众纷纷站了起来。

“我们……”这是伊克巴的声音。

“自由了！”这是全体听众的声音。

“我们……”伊克巴又喊了一次。

“自由了！”所有着装整齐的绅士、妇女和他们养尊处优的孩子，一起大吼。

伊克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律师，以帮助更多的饱受苦难的儿童获得自由。位于美国麻省沃尔斯堡的布兰德斯大学愿意提供一份全额奖学金，让他在完成巴基斯坦的学业后前去就读。锐步运动鞋公司的一位代表与一位美国医生讲好，为伊克巴开出一年的荷尔蒙，以便促进伊克巴的发育。他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而数以百万计的童工也终于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然而，不幸发生了。1995年4月16日，伊克巴从拉瓦尔品第搭巴士回木里德克探视家人。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和母亲、妹妹、同母异父的哥哥在一起。他甚至拿出学校成绩单向他们夸耀。晚上7点，他准备搭巴士回拉合尔。同行的还有两位堂兄弟，他们也要回到离木里德克不远的家中。

当这两位堂兄弟准备下车时，伊克巴改变主意，决定和他们一起下车，去拜访久未见面的叔叔。等他们抵达叔叔家的时候，发现叔叔下地干活去了。于是，他们决定骑自行车去找叔叔。三个人共骑一辆车，一个坐在后座，一个踩着自行车，伊

克巴坐在前面。

他们走的是一条崎岖无人的小道。黑暗中突然爆出一阵猎枪的射击声，一名堂兄弟的手臂中弹，伊克巴则当场丧生。

第二天，伊克巴的遗体放在一座祭台上，由几个人抬着，走过整条村庄。白色的头巾裹着他的脸，他的身上覆盖着鲜红的毯子，身旁放着一座大型十字架，这是伊克巴信仰的象征。街上的人潮川流不息，但死神带走了伊克巴。替被奴役的童工争取自由的声音，戛然而止。

有个被迫在砖窑做苦工的年轻女孩席娜，看着伊克巴的遗体经过，泣不成声，但她坚定地说：“在伊克巴死去的这一天，有一千个新的伊克巴诞生。”

目录

序幕

像我这样一个孩子

因为我们相信

祝你旅途愉快

十三岁生日

曼谷的圣诞节

第一场记者招待会

四百万尼泊尔童工

相逢在梦里

带着微笑生存

143 123 107 86 68 58 38 23 1 1

很高兴见到您	160
儿童的血泪	181
拆解针筒的女孩	204
童工密度最高的地区	222
命运的作弄	236
亚洲之后	255
什么是童年	264
尾声	272
附录 了解和参与	278

像我这样一个孩子

1995年4月19日早晨，我一觉醒来，温暖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夏天就要到了。这是一个星期三，我得上学，因为今天学校要选拔越野赛选手，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我从毛毯里钻出来，套上牛仔裤和运动衫，我的狗儿“松饼”也在床脚进行它的起床仪式。

“嘿！松饼小姐，我们走吧。”我摸摸它的脖子，它爬起身，跑在我前面，我们一起下楼。妈妈早已起床，正在厨房为我们准备中午的快餐。我们一家马上要出发到学校去了。我的父母亲都是老师，至于我哥哥马克，已经在一个月前上中学了。

“妈，今天的报纸来了吗？”我一边说，一边将早餐麦片倒入碗里。

“在椅子上。”妈总是这样。

每天早晨上学以前，我都要先看一下报纸上的漫画。我最喜欢多斯贝、跳跳虎和天才伊德。要是发现了特别好笑的，我会把它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房间，或者用胶带粘在课本上。每天笑一笑也不错嘛。

我拿起《多伦多星报》放在桌上，我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头版的标题吸引住了：奋战的童工，12岁男孩遇害。12岁！和我一样大！这真是晴天霹雳！我被报纸上的一张照片深深吸引，那男孩身穿一件鲜红色的背心，双手高举，双拳紧握，看起来他笑得很开心。

我继续读下去：“无惧于‘地毯黑帮’的勇士。”电影中那些可怕的惊险情节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但这报道并不是电影中的情节，新闻发生的地点在遥远的巴基斯坦。这男孩的名字叫伊克巴·马西。

美联社/伊斯兰堡，巴基斯坦电

伊克巴·马西4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以不到12美元的代价把他卖为奴隶。

接下来的六年，他大半的时间必须呆在一架编制毛毯的织机前，一天又一天地编制细小的线节。

到了12岁，他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前往世界各地，为反对奴役童工而四处奔波。

星期日，伊克巴和两个朋友骑着自行车，在距离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合尔35公里处的木里德克——那是他们居住的村庄，遭人射杀。有人认为，是愤怒的地毯业者雇人杀害了伊克巴，这些人曾多次扬言要让这位小斗士永远沉默。

我转头问我妈：“你有看到这则新闻吗？到底什么是童工？你认为他真的是因为挺身反对什么‘地毯黑帮’而遇害的吗？”

我妈摇摇头：“去学校图书馆找找看，也许图书馆会有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天早晨搭公车上学时，我满脑子都是那篇报道。什么样

的父母会把自己才4岁的孩子卖给工厂当奴隶？什么人会把一个小孩子绑在一台织机前？

一整天，我的心思都缠绕在伊克巴的故事中。记得学校老师讲过美国内战和林肯的课，以及一些美国黑奴逃到加拿大的故事。但那是几百年前的历史呀！现在世界上应该早就废止了奴隶制，为什么伊克巴的故事还在发生？

学校图书馆帮不上一忙。我翻遍了相关的图书也没有发现一点有用的资料。放学后，我决定到公共图书馆试一试。

去过几次公共图书馆，那里的馆员已经认识我了。很巧，她也读到过关于伊克巴的那篇报道，并且和我一样感到好奇。于是我们一起收集有关童工的资料，找到了一些报纸与杂志上的零星报道，我们把这些资料全部复印下来。

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幅童工生活的惨状：年纪比我还小的孩子，被迫在光线晦暗的工厂里没日没夜地编制地毯；有一些孩子在阴暗的地下坑道里奋力把沉重的煤炭运到地面；还有一些孩子因一连串的烟火工厂爆炸而丧生或从此终身残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世界竟然放任这种事情发生在儿童们身上。我深感愤怒。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试着制止这种残酷的事情发生？

我穿过我所住的中产阶级社区，思绪却飘到了世界的另一面。而我所生活的世界，仿佛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天晚上，我无心做功课。我翻出从图书馆找到的资料，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贫穷与营养不良的面孔；学校也讨论过一些因饥荒而陷入困境的国家。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悲惨的童工的命运深深地

打动了。我。

也许是因为这些故事中的主角和我年龄相仿，甚至有许多比我还小；也许是因为这些关于童工的资料粉碎了我对童年的理解——学校、朋友、玩耍。虽然我也需要帮忙做家务，诸如倒倒垃圾或清理庭院，但这和那些儿童所遭受的苦难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我试着将心比心：如果换成是我处在他们的境况中，我会怎么办？我觉得我一定会反抗，联合其他的人一起抗拒暴行。但我毕竟并不处在他们的环境，我只能想象自己的反应。

我把家里的世界地图摊在厨房的饭桌上，根据索引，找到了巴基斯坦的所在。我发现，巴基斯坦位于伊朗、阿富汗和印度之间，南靠阿拉伯海。我的视线扫过一连串从没听过的地名，有些我甚至不会念。我想找到在那则关于伊克巴的报道中提到过的地名，但没有发现木里德克，看来它只是个小得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但我的确找到了拉合尔，并大声念了几次它的名字。它似乎很遥远，是我闻所未闻的陌生世界。

为了有更多的了解，我求助于母亲。

“我有个朋友在海外工作，在非洲，”我妈告诉我，“你不要给她打个电话？如果她也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相信她会告诉你谁可以给你答案。”

第一个电话，就让我得到了几个人权组织的资料，接着我又打了几个电话。此时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几个电话会导致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打几百个电话和发传真到世界各地，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一探童工问题的究竟。

结果，有两件事情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第一，在我所接触的人权组织中，似乎没有哪一个对童工问题有深入的了解。第二，同样令我惊讶的是，这些试着回答我的问题的人都是大

人，无一例外。虽然童工问题完全和儿童有关，但这些组织却没有任何年轻人参与。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难道儿童就不能站出来为儿童说话吗？

一起很偶然的事件，竟会引起另一起事件，一路发展下去，就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方向。隔了一个星期，在《多伦多星报》的生活版上，出现了整页庆祝“青年周”（Youth Week）的报道。其中有一项活动是由一个叫“青年行动网”的组织举办的，周五在市政会议中心举行，邀请各个青年组织参加。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按照报纸上的号码给他们打电话。我想，那是因为我厌倦了只能和由大人管理的组织谈话。

接电话的是艾朗·拉曼（Alam Rahman）。艾朗刚进入研究所念书，双亲是孟加拉移民。那时我并不知道，艾朗会变成我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和他就伊克巴和童工的问题谈了一个多小时，我问他，假如成立一个儿童组织来对抗奴役童工的暴行，是否可行。

“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你应该大胆一试！”艾朗的回答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第二天，我问老师费德利戈尼先生，上课前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让我对全班同学说几句话。我相信，他一定以为我要宣布一些社交活动，或者我在中午休息时所举办的足球比赛活动信息。

当扩音器里传来朝会的通知时，我们像往常一样站在桌前，齐唱国歌，然后坐下，静听费德利戈尼先生宣布，前一天发生了哪些不守规矩的事，以及他希望我们这一天的表现有所改进。说完这些之后，他说：“格拉格有些话想告诉大家。”他朝我点点头。

我走上前，转身面对全班 30 名同学。教室内很安静，只

有坐在后面的几个男生窃窃私语。不过，一等我开口，他们也安静下来。但是我仍然很紧张，我觉得在同辈们面前演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们对我所讲的内容到底有没有兴趣。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上星期三《多伦多星报》头版上的那则消息？”我开始说了。

我把那份报道复印了几份，传给全班同学看，并说起伊克巴的故事。我讲着他的奋斗和他的梦想，以及这个梦想如何因为一颗杀手的子弹而破灭。我提出了有关童工的惊人的统计数字。就在我叙述的时候，我看见许多同学也和我一样，对这个故事感到震惊。教室里弥漫着愤怒、同情和躁动的情绪。

“同学们，我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我对这件事所知不多，但我想有更多的了解。也许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团体，一起来研究。”接着，我向同学们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有谁愿意参加？”

约有 18 个人举手。我赶紧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谢过老师和同学。因为我用掉了他们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只是一个开始，但事情总算有了起色。

那天中午，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我们能做些什么。令我惊讶的是，这几个同学都非常热心。我告诉他们星期五有一个青年节的活动。

“你们觉得我们可以搞一个展览吗？”我问，“时间不太多了。”

“当然可以，我们就干吧。”

“可以到我家开会。”

那天晚上，12 个人在我家集合。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准备。我们找到一个以前做科学展览时所用的展示板，然后在展

示板上贴上彩纸，把我在图书馆找到的有关童工的资料全部贴上去，我们还配了一些插图。

我们认为首先是要让大家知道童工们的悲惨遭遇。当大家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也许会协助我们。我们也决定向政府提出请愿，并请若干人权组织的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我们这个团体起名字。我们苦思了一个多小时，想找个恰当的名字。我们决定从报道中寻求灵感。其中有一份报道，讲的是发生在印度德里的一场示威。250名儿童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他们手拿标语牌，穿过街头，喊着口号：“我们要受教育。”“我们要自由。”“解放儿童。”

“就是这个！”有人大喊，“解放儿童！”

“太完美了！”我说，“我们就用他们的话。儿童为儿童发言。”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名称。玛丽莲·戴维斯（Marilyn Davis）是我们这几个里面最棒的艺术家的，早先已经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小孩被锁链拴在地毯织机前。在把这幅画贴上展示板之前，已经先在图画上方加上了一些口号，如“松开锁链”和“拯救儿童”等等。现在我们有了名称，就用一张纸覆盖住“拯救”字样，以斗大的字体写出“解放”二字。

“解放儿童”就这样诞生了。我们举起这块展示板，像举着一块巨大的标语牌，表示我们和德里街头游行的孩子们团结一致。

我还记得那个星期四的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我们把自己推向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这一群人，只不过是朋友，和那些要参加青年节活动的组织比较起来，简直就是“乌合之众”。然而我们非常努力，研究过我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觉得

有信心把我们的观点传达给任何一位愿意听我们说话的人。

我的意识逐渐模糊，快睡着时，我想：管它呢，不管是不是准备就绪，我们就上路吧。而第二天早晨，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不但已经起程，展开了一段此后让我全力以赴的人生旅程，并且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受注目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这几个孩子的想象。

经常有人问我，究竟是哪里来的信心，让我想要成立这个“解放儿童”的组织并担任组织的发言人？在我的家庭背景中，是不是有某些特殊的因素使得我坚持这个信念，并深深投入其中？有人问得更直接：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个正常的孩子吗？

“正常”的含义很广。如果说“正常”指的是打篮球、看电视、听音乐、与朋友一起晃荡，那么当然，这些事情我都做。而且现在也仍然如此。但对我而言，所谓“正常”也包括一旦深信某个道理，就不会让自己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而会身体力行。

我不敢说，我父母亲在我小的时候曾参与过有关社会活动，但他们确实给我们兄弟灌输过一种观念：人类应该互相关心。我爸妈成长于60年代，也许还带有那一代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们很少谈过去，一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俩在结婚以前，我妈曾经管理多伦多一家流浪儿收容中心，而我父亲曾为“方舟之家”工作，那是一个专门为心智残障人士服务的机构，由加拿大人权人士杰恩·范尼尔（Jean Vanier）神父在法国创立。

我爸的祖先是德国人，他的父亲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来到加